

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八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特賜光禄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吳興倪公名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為御史徐柟所劾柟言而是臣不當名臣而可用柟不當留廷論偉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首言令宗

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參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庭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坐恩主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佷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如之於蘇師旦也時謁佷胄者辟鞠躬斂容公視之如亡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晩

節耳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為法侂冑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為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為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必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如之父憲為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諗葉曰

頗聞倪公不見知於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為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為執政朱公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温陵名歸侂胄方排根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

掌內命先遣弟仰胄從容伺公意公艴然曰上初即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又勸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尚爾之從邪侂胄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度使制屬傅伯壽俟答詔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侂胄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抵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

拜右相制歎曰昔董賢為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鐫二秩罷予時以君命名辭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熈豐不容於熈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

此矣聖人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既附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貞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為善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予

名為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闕年闕月闕日葬于某縣闕鄉闕山今十有闕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于子予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蔣起居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為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為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闕安信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横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

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据正不為苟從辨廬陵寃獄為刑獄使者辛闕所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閲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三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斂察寃獄

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黙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時虛誕令者軟美胥失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

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擢為二吏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内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内直名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言事以北主新立為

憂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名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為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公言皇太子置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黄裳八月論吳琙不可為兵部詔琙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宫琙入辭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孝宗曰猶為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兼實録同修撰時會計録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

重陽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吴琰知衢州公又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逄刺輕濫内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歎會計録條具蠲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埸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户部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内帑以備犒軍公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

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有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稍有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北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韋璞以后姪孫為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良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吳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瑨觀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

祖爭之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
除乃以省闈拆號差訛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
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請
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逄郡至觀察使迺落階官轉
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潛邸舊恩自逄郡觀察使徑除正
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二疏不報會熙載辭免上令學士
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馹以論潘景
珪結近倖袁佐李蔚宗遷將作監公力陳不可擢上批

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之益力又言姜特立諸人恃
恩干請上為出特立浙東副總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卒
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
内小臣楊愛卿袁佐宣諭漕臣公言此自陛下出批中
宮邪是乃斜封墨敕之漸祕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
圖閣轉運江東公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黄
貴妃薨上忽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
晏不視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名嘉王公言

壽皇之欲見陛下不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
時宫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極論家
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武
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闕夏執守卒
上不以爲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卒懇懇言之
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愈甚遂使父子之
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正月兼權吏
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爲諫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

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邲陳起居賛章司諫擊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為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公待次重華宫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國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刼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為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宫公嘗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寘左右至是章

司諫劾公以使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
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令
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升遐寧考受內禪改婺州辭
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
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
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
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為吏部右侍郎二年同知貢
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侂胄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

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坏城郭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修民不知役邦文之餽以掩骼埋胔嫁貧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効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宫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盡為歎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公公不從後澄以韓𠈁驟用欽則為監察御史朱遂効公罷郡侂胄久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宫觀徐子

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宫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柟劾免公數月柟進殿中又言公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宫祠其秋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禄蓋至是已五奉宫祠矣明年十一月侂胄誅名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宫參决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别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礪名節嘉定元

年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給事中許
奕使金公暫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李益徐考叔久竄
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𫉬官寺之黨韓者甘昜再圖知
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璫嘗外庭聞公之風
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卹
典陳自强罪倖伲胄不可異罰乞用丁謂王欽若故事遠
竄簿録其家皇子薨贈太師尚書令公言子為父師名
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為春坊

公持不可妻機代公為給事卒予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為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成遷秩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罷己中書密院待罪令屈己受盟奚以賀為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諉之用兵遺孽宜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

可獨名一人上曰前日趙彦逾亦如卿説彌遠衛之章
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
見之滋不悦七月公請禁絶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
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侂胄以臺諫為私人令
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盜
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雜已意令彌遠亦獨班
奏事矣侂胄未敗猶望舊人令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
臣恐宗社之不可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

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晦
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五年瑞慶節金有故未遣使公
陳備邊十事謂金弱則元人之强我獨當之執政不樂
曰倪公尚云云以階太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
公降二官永罷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祀於是公年七十
矣連疏請老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
宫又請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
自玉隆祠滿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

檢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入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却藥自誌其墓命諸孤喪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禄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禄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進少保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妻淑人沈氏吏部尚書虚中

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

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奉大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

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

袁州公薨後相繼卒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

禮以後兄知建平縣愿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子

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免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與公承

公皆將仕郎餘二人尚幼孫女一人許適將仕郎徐椿

年公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圃以逍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齊齋左圖右史朝吟夕諷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强善乎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之弊至於避柄臣名

諱以諂為諕以照為證以遠為邈登之朝廷文書無所
忌憚綱常倒置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此而
後知為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
壅蔽而强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藁而
後奏目諭意㗇翦伐忠良濁亂海内者二十有六年觀
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
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
直不尚茍同以周趙之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

權孽固宜嗚呼予蚤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覩良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所著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前藁二十卷後藁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二十卷緘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宫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録一卷更化奏對録一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録七卷合宫嚴父書五卷

南正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此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鉏雜誌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

士放於利不有厥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維周趙且不苟同况於韓史尚肯爾從嶷立

孤聳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躋臺省而不久中八為郡守八領祠宫位既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吳嵩比崇史官博士策名詠功我銘申之勒榮丘封

宣義郎致仕别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之年予被命還朝明年别侯之傑授使者狀以其父母墓隧之銘為請予謝不敏侯申以書曰親喪所自盡也雖然人處其常吾處其變始守德安僅竊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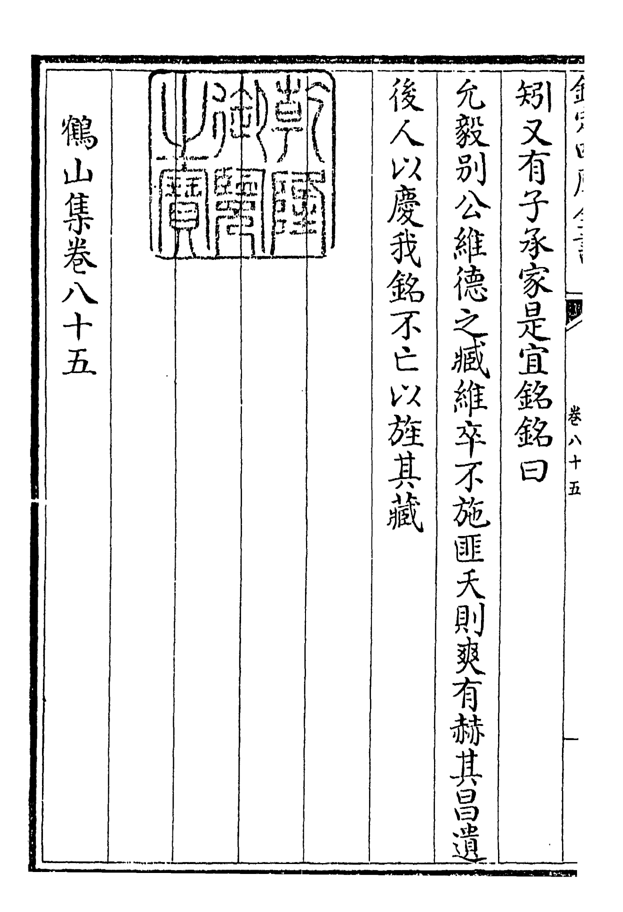
區禄以為養無禄先君即世跣護輿輤以返葬于上泉伏凶闇廬將伸顧復之報會四郊多壘起守安陸銜哀籲天屢請弗俞不肖孤懼以方命貽譴重為吾母憂强起視事厥十年再鎮荆州先夫人又舍去方煢煢在疚公朝未忍棄捐申命守荆尋改儀真追惟畀時壓於時宰有懟初志乃上疏固辭然大懼不孝之誅終無以自贖也匪公發潛即死將不瞑予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堯舜至孔孟無改也記禮者奚據乃有金革無

辟之說以徐戎作難之年孜之周公固無恙也或曰是為母喪然不可孜矣獨惟伯禽治魯方以喪三年然後除之為變禮易俗之先務故遲遲而後報政安有以此化民而身自畔之其決不然也本朝宰執起復如寇富陳蔣諸賢終不可奪雖有强起者亦未有不持餘喪乃自比歲怙權固位之臣昉以伯禽藉口雖一時賢牧守亦例被迫蹙至端平以後士大夫始克秉禮奉法以各如其志於儀真之得請而侯之本心始見則可哀已按

狀宣義公諱湜字景甫其先謂以大別山得氏歲久無可攷證南渡後散居荆郢曾祖震祖宗考中孚妣王氏公幼而孤依兄澄以立甫入黨庠習射於圃升降揖遜發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夙夜不懈專以河洛諸儒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說為宗郡侯陸公九淵見而異之後徙名數於襄三舉於禮部而連黜於春官晚該特恩對策大廷語直多忤第居末等會天子試士以射公六發五中獨官在列外畀上州文學又遇郊賞授迪功

郎監邛州合同茶場之傑亦舉進士第主應山簿以歸父子並命鄉黨榮之家食未上引避茶馬使親俾代者往自是不復再調挂其衣冠隱約阡陌間族姻有不給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癈疾者絶甘分少以扶持之凡十有八年僅一就養於安陸每凴高望遠中原在目感慨歔欷言言教思人始知公非果無異於世者以寳璽恩循修職郎主上登極以子陞朝恩授承事郎再遇郊恩進忠義郎於慶元元年某月日以疾終于府

治之中和堂享年七十有五葬于明年三月壬午取同
郡田氏累封太恭人壼儀肅穆婉德于公有女士風烈
後公十年當端平元年二月卒于江陵府治之正寢年
八十有三子男二人之英業進士次即之傑朝散大夫
直敷文閣前知江陵府女一人適齊可久孫三人模桷
栩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祔葬上泉予嘗觀春秋之世
楚最多材流風所漸至有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
國者如公氣弘而毅逮聞先獻亦所謂楚産之豪傑矣



矧又有子承家是宜銘銘曰

允毅别公維德之藏維卒不施匪夭則爽有赫其昌遺後人以慶我銘不亡以旌其藏

鶴山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施華

鶴山集卷八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蘇和父墓誌銘

自理義之學不明士衒於詞章之末怵於功利之下雖足以隨時就事繩以聖賢之訓終焉背戾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孟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裕萬物者蓋在此

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虚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與行周邵二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晦吕子伯恭相與下上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叔早從張子問學剖析精微羅絡隱遁朱吕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採晚而歛博歸約落華就實

目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摘意亡厭數人有善稱奬
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
之言以訓廸之故公在則惰者肅譁者嘿毋敢慢其精
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可
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鎔和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後
徙郫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
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齓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
教之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

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涖官行己無一毫愧負初任監永康軍味江鎮再仕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鼓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爲散去長官幸脫死反以是忌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仕果州學官四任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俱以寃狀白之或疑其越職私請毅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譽處益尊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貽

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爲瀘州欲挽致之行有日矣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讐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五日命筆題詩溘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子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垕振剩孫孫女三人曾孫男子三人子禮卜以二年三月闕舉君之喪葬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來謁銘銘曰

道遠民散師異指殊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于里閭儀型前哲領袖羣趨世莫知之有欝勿祛槁項台背埋光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

上元年恭黙遵養權凶伺間竊弄威柄醜正仇善是與比周予友人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三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

使不爲禽獸異類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勵臣節明聽斷以强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陛下以四海之歡心爲孝而不以一人之用勞爲孝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陛下致嚴亮隂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昏淑德之家

然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又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
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
之戚致厚於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陛下曰御經
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己是務毋徒誦說以備
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既躬其厚誰忍
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
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
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布衣迺窺國

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聚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冲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禄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虚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悦而願立於朝士至於悦且願則自靖自獻惟恐其後寧復有遲迴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

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閒晏豈徒誦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才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録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説古今以作其氣薦一如有挑達不撿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

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所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非闊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

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縶捕弟子員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等語切中時務尤爲權臣所嫉其秋萬里輪對又上疏畧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謨獻議指陳得失此皆激揚聖化鼓舞綸言願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扣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

應尚曰沽激云乎內外小大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事者無幾尚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勸陛下以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疾仇讐惡諛佞如惡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汗漫而可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模稜兩可之論也愛君憂國者其言懇惻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模稜兩可者其言依違臣願

陛下以其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奬借之依違者斥絶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閫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筭計奮然以了辯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嘆息愁恨之聲矣乎時以鄭損制梱四川李景翺總餉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琅琅侍楓陛

耆愕貽曰此蜀人也了翁時充員柱下竊窺天顔甚怡而權凶滋忤蜀之用事者咸不悦會朱端常論予不食周粟併及眞希元與萬里於是一時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萬里既忤權凶又忤蜀閫人謂持此安之萬里浩然歸田翠篠碧流之間於焉逍遥若將終身於是又有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邛之蒲江曾祖某祖某考某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予昔誌宣教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淑之學

也篤博通經術尤善戴氏禮嘉定三年類省試以第一
人充賦歷官資州教授以母喪後改叙州四川宣撫司
辟准備差遣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
録又遷太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府未
上知廣安軍又知紹熈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儆有
心銘申儆其子若從子有淡齋規約皆善言也爲學官
時教循循不倦凜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幕府爭辯不
可奪爲郡牧視民如傷東吏如濕紹熈府胥强於官君

縣而籍之郡人股栗躬儉節用察獄必以情皆善行也雲閣日明旌淑簡修赴闕奏事之命下而萬里不及行矣惜夫予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則賢之積也必厚伊尹相商餘五十年招俊求哲列庶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猶足以逆續靈承其忠臣義士歷武王周公成王君陳康王畢公播告深浹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居位久則日邁月慆銷刓鍥磨賢之厄也滋甚蔡秦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

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皇之時事還理明己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某日終于治寺明年四月某日安厝於善何鄉坎山之原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子之元配兄弟也今封安人子男子二述升於國子遵貢于鄉女子子一人尚幼述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可辭銘曰

豐草之敷嘉穀之瘏既雝既誅亦斷而殊嗚呼天乎嗚呼天乎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

予自嘉定十一年被命帥東川以心制乞身徐公瑄來爲代明年公召還首爲上言蜀之師困財匱而徵調未已比潼川守許奕與刑獄使者丁必稱坐論邉事譴斥士齰舌以言爲諱顧無嫌反汗以旌言者次又請明詔大臣分命寀掾樞屬以三邉所請各專其責庸傚蔽蒙時寀專忌人謂公言人所難除刑部郎官輪對極陳大臣恃獨智悦諂辭疏入不報臺臣承望風指詆公免官

逮再入爲郎首言皇嗣天下之本宜專輔導之職宜擇親近之人時寧不爲榮國公擇傅而公能先事識微以切中其疾此又人所難言者十七年八月寧宗升遐公號慟幾絶退朝如喪考妣不旬月間鬚髮盡白上臨朝詔公卿各舉賢能才識之士公薦通判隆興府周端朝大理評事胡夢昱凡五人皆一時之選又嘗面對請以一日之晷刻而五分之一坐朝一御講筵一省章奏一召儒臣閲書史商古今秋冬短晷則移此於夜漏之初

餘一分爲清閑之燕凡奏對封章令左右史銓擇付外施行又乞增輔郡之軍實以壯行都之威招江陰湖秀之閑民以補禁衛之闕公之爲慮遠矣明年正月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爲亂夜入州刼濟王尋敗甫死於兵丙磔於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公鞫其事公矢其寮曰國體民命爲重身爲輕不可爲利害怵幽有鬼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鞫或付胥徒公偕二丞日躬訊

之時壬未就逮蔓及亡辜猥至數十百人公詰其尤寃者全活十六七朝廷捕壬急時寧疑壬之本生父匿之命公織成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壬于楚州時寧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己者且諭公可立致貴顯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以訟受服乎吏有希旨摘壬詞謂他日僞擬某人爲某官者公手裂之吏爲危語公曰吾代諸賢受禍弗恤也獄具騰書於朝曰唐天寶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

獨曰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覬欲脫之矧變生倉卒迹涉疑似者乎湖之守貳不能死猶曰可罪謂與聞謂故從不已過乎又論許澤等六人罪不當死詔徐焕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壬黨有偶同姓名傅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郎周戍子坐與潘交時寀疑檄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爭之一日保章氏奏熒惑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吾寧以身易人之死也會胡夢昱應詔言事例借印長

官或怖公勿與公曰吾位亞卿無能建明而又沮同寮
之言乎夢昱坐奪官竄象州公上書時宰爭之不可公
亦鐫二官罷已而直舍人院王塈再論公故出死罪又
鐫三官道州居住始至州監察御史梁成大論公不已
更追三官徙象州於是公年已六十矣人所不堪公不
慍也先是去都之夕夢有以適嚴州告者旦而語其子
至象閱郡乘則古嚴也意益安之州斗絶嶺外戶不滿
百公築室瘴江之濵曰觀練掩關謝客以書自娛取孟

東野詩自號松月居士摘陶靖節語名堂曰欣止題寓居曰吾道非乎奚至此此心安處便爲鄉以紹定元年十月戊午卒嗚呼公可謂行乎患難者矣詔許歸葬象之人縞巾祖送過饒撫士有相率追哭數十里乃紹定三年八月庚申朔以公治命葬于正議之墓之對明年七月詔復元官致仕官其子一人上始親政改元端平臺臣王遂請襃贈公録用其子詔特贈集英殿修撰仍與子陞擢差遣十月詔又以寶慶三年郊恩特官一子

訓詞有曰晚治廷尉獄怵之風旨不移壓之禍福不折寧以一身蹈不測之淵不忍以株連根逮之命貲其身公之本心庶幾其亡憾矣予與公先後得罪予蒙恩生還起家再守瀘尋召爲春官而公不及見公旣葬而猷子兄弟過予於臨安休沐舍泣而言曰吾父雖葬而未有銘也實惟子之待嗚呼同時譴逐者如眞景元張行甫胡季昭王萬里皆相繼下世其存者惟予與洪舜俞丁文伯然則予奚敢辭公字純中一字漢玉其先晉江

人後徙永嘉曾大父逵大父澤贈朝議大夫考定終朝
散大夫主管冲佑觀累贈正議大夫大夫妣碩人鮑氏光宗
即位正議守潮州遣公表賀補官授太平州司户參軍
未上慶元元年中刑法科改授慶元府司法參軍除大
理評事江東提刑司幹官即所居官改京秩知饒州安
仁縣復召為評事兩月間三遷至大宗正丞權刑部郎
官兼户部左曹歷知嘉興寧國府未上改漢陽軍夔州
路轉運判官直秘閣夔路安撫進寶謨閣知瀘州潼川

路安撫召除刑部郎官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還直寶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知饒州召爲户部郎官大理少卿公始仕慶元府有怙勢者侵人冢墓守付公子奪不爲勢利屈安仁縣於江左最貧公籍邑里所儲之粟與民爲約遇糶則如元直官糴則更以高直且先期給直十之二俄頃得萬餘斛藏于境内明年饑公私無損而民以不莩守嘗以期會致餽公辭曰賦入有常今以多爲功必將以少爲罪我能責有不能責無也户刑

部積牘如山隨事剖析不失毫氂嘉興府常有船遇風至吳江境上部使者籍之凡得數萬緡船主請不予訴于户部公爲下有司歸之會使者爲言事官劾公罷嘉興公在夔嘗揭旗于車前曰有訴官吏貪贓蠹國者立其下遠近震竦峽俗嚚訟公發摘如神獄訟用稀夔漕司故以鹽利之羡獻於朝公念施黔珍民貧地磽移其羡以代民輸爲緡十有二萬又歲捐鹽若干以充其賦民爲立碑繪象而祠焉夔之軍籍八千人而僅存三之

一招刺蒐簡得精悍五千會敵犯邊諸道之師畢會惟
興元孌卒嘗先登自漕移守吏以故事輸送迎之禮曰
不過一遷居耳奚以此爲邦交之餽輒付公帑去瀘吏
以送使舊比請公損其十之八潰卒莫簡爲亂公請起
安忠定公鎮蜀踰月而盜平治家肅而和自奉澹泊日
一肉弊衣故履者終身書不脫手少喜操琴賦詩後亦
棄去嘗語後生曰士大夫飭廉隅厲名節未有不自約
己始故公雖浸顯而清苦自如凡四入朝遠不過三年

積階至朝奉大夫垂當進秩而以罪削官者八娶吳氏累封令人子男三人長即獻子先以嘉定郊恩補官今為儒林郎欽州司法參軍次文子以遺澤補官差監平江府百萬西倉門巽子以寶慶郊恩補官女子二適儒林郎趙希吉次適從事郎鄭儔孫男二人備孫偞孫孫女六人方湖黨之就鞫也時宰旣以付公又擢何處仁為治獄少卿䰟執中為丞林演以簿攝丞旣而何以未至辭不與惟公据正不阿二丞翕然從公或曰故王不

過朽骨殘喘安能富貴人雖歸獄于王無害也而諸公遂時寧捐軀命以昭其寃不亦左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去予送之門退而語諸朝曰祖宗育材之盛一至於此漢武帝謂田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當遂為吾輔佐千秋非難言也父子天性一言可以動悟況又有封侯取相之利今以權臣專忌朝奏則莫遂而惓惓於所不報其意主於正人心扶善類為來世慮蓋非有所利之也而得

罪者前後凡十餘人相望於道此何爲者哉易曰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惟義是圯不知其他雖吾身且不有也況於人乎銘曰

獄有傳爰以察煩寃訖威殉貨固不足言亦或盡心以求諸道高閎植棍是猶望報斤斤徐公則匪思存精誠發衷鼓聾昭昏彼饕怙權雖莫予省人心孔昭大議以定焉有所利而殞其身同列奚見亦歸吾仁我銘公竁以儆媮薄式昭性初有善無惡

故知辰州大夫張君墓誌銘

予始仕成都番易張君學古爲轉運司主管帳前博物而强志自經子百氏以及天文星歷山經地乘伎巧醫卜之事靡不究悉又多蓄前言往行隱書秘牒凡世所罕見予洒然異之由是定交其後于行都于眉山每見輒有異聞間以星歷推人吉凶久乃能前知國家休戚往歲閩寇方劇君就養于侯官臺椆扭閒與虛日君策賊必敗去年聶善之子述陳子華韡吳毅夫潛及四方

之賢士大夫憂國隱民者率從容訪君謙抑不敢誦言
然固謂京蜀得禍必慘後皆中今春予視師江上旣竣
事遣人勞之得其子世南書曰吾父以正月辛未棄諸
孤矣予執書泫然或曰子以張學古前知爲信乎彼謂治
亂不出乎數然則人事固不足問耶曰陰陽五行有是
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由
出先賢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然則治
亂安能逃乎數予所取於張君者正以其論數而不遺

理耳予甞聞其說率以太一為主然是說也張平子實傳之甞試考其下行九宫法蓋與圖書相為表裏張君之言曰知易之妙惟邵子觀於皇極經世書實與太一數相通知乎此則晦明風雨之變水旱盗賊之備皆可以預定然而禍福靡常惟人自召開禧初予與張君遇於行都太史奏五福太一將臨吳分正韓侂胄開邊之時予乃詰之曰如子之說則福星所臨其能保數十年之安乎君愀然曰此又當推陽九百六之數因自羿浞

至五代歷陳福星之不應者又推本朝以來福星所歷之分奚福奚禍作而曰法固謂有道者昌無道者亡不可以委諸數也予既駭其博又嘆其通每謂人曰是非星翁歷家之說也又徐扣其所自得則於邵子先天之說以及參同運氣皆能旁通而無滞予又嘆浮沈郡縣枯槁山林固有博覽强識而人不及盡知者既以是謝客厥十月廿南過予江東寓舍墨衰絰泣而言曰明年二月丙午將葬吾父于縣之懷德鄉白石阡距城二十

里父所自卜也墓道之銘非父之執而疇以告予閱其狀君諱大訓系出唐宰相文瓘後至刺史豈家于杭後辟黄巢之亂遷歙縣歙遷饒之德興曾大父禹錫大父浚以子貴贈奉直大夫父杞故任尚書吏部侍郎知潼州府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徐氏贈安康郡夫人君三歲而孤少長念二親皆不逮養深自刻厲族黨州閭交稱之以侍郎遺澤補初品官紹熙三年伯氏大猷知昌州勉君入蜀調利州綿谷縣尉邑多訟臺檄必尉是屬

人服其公爲樂局盡澄宿蠹司理洋州數辯寃獄任成
都路計帳出納公允嘉定改元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江
陵府松滋縣通判夔州寬平而事治知文州年穀屢登
以所節浮費糴米六萬餘石創樁積倉貯之十一年敵
犯宕昌破階州階人來奔公亟濟流民凡數萬即燒絶
棧道寇不能前然數萬人聚於斗州未信宿米已不繼
力排羣議發樁積倉以濟糴價平而惠均省臺外捆交
是之記事而糴不愆其舊牧伯監司上其事詔令再任

尋改知歸州未上改辰州辰蠻數盜邉請于制梱討定
又爲民代輸縣租爲緡十萬有竒民懷之不忘去郡即
自請奉祠主管華州雲臺觀藏書數萬卷於所居東偏
爲樓其下述先志名堂曰悠然前楹曰湛軒且曰吾得
鶴山魏華父書之吾老於是不翅足矣華父葢謂予也
嗚呼與君平生之交曽謂不及一見而遂爲千古之决
耶娶同邑方氏吏部侍郎闕　孫闕　之女封宜人
前君十五年卒子男二人世美以壐恩補官爲欎林州

南流縣簿尉先九年卒世南爲都昌縣丞女六人長適承直郎江陵縣丞董甄次朝奉大夫知營道縣洪仔二婿皆先卒次承直郎前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朱宗尹次朝奉郎前通判澧州汪熙次承直郎寶慶府司法洪億次修職郎新監常州無錫縣戶部激賞酒庫趙必晉孫二人剛辰拱辰當以遺澤補官銘曰

無競於物故識慮明無求於世故論議平喬神祿精壽考且寧庶幾無憾視此窀銘

鶴山集卷八十六

鶴山集卷八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神

道碑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固始人後徙居于福清曾祖確贈少保祖大剛贈少傅考宗召任翰林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工部尚書贈太師福國公始寓居湖之武康

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子男三人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乙科上注視良久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縉紳榮之待選三年授從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三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點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爲國子録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尋遷太學博士時

宰士建議更新楮劵以一易二期廹而泉無所出幾以四五易一宰士心知其非而恥於改令反以流竄籍沒從事行之踰年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命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劵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熈寧新法爲辭次言明鋭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寛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默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宰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銜剽輕之

語且謂公欲引類植黨人爲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六年輪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當國者益不樂七年除秘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赴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明年秋造朝時女眞

大擾淮蜀公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婞阿循嘿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卹恥言奔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美疢也非愛我也宜屛之外之矯拂捄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時宰滋不樂會公以葬子謁告即㘈言者逐公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奏事之任除司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説

以中外文武之臣未有忠實不二可託緩急者朝廷命令不審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恤士卒明年四月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歛掊克之弊且謂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儆戒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令上即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改元有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公既奉詔乃言曰以容

黑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
疎嘗試爲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
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奏成王之初
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
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識者知公愛君切而慮
患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茂陵復土建神
御殿内侍以繕修受賞者猥衆公皆封還詔書郊祀有
日公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

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還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明年冬權刑部尚書陞修玉牒官兼侍讀又明年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災嗚咽入對乞罷燕游招離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盡蠲竹木征榷以通商賈皆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畧六年冬上始親萬機進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上面諭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於是人始知公有輔賛彌縫之功

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兼同知樞密院事權監修國史日歷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師入汴洛公時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蓋自八月以後凡五上章乞歸詔勉留之病益侵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官正議大夫爵長樂郡公食邑三千戸食實封六百戸十月乙酉薨年五十有二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遣中使弔問賻䘏加等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元配程氏故同知樞密院松之女封普安郡夫人子叔建將仕郎早卒叔遠承事

郎監西京中岳廟叔邁承奉郎厥明年十二月丙午窆于武康縣之龍青隖叔遠等狀公之行以求識竁子與公為同年進士又同為柱下史悉公之言行不敢辭也始公為博士為監丞論事無所撓屈與其兄益甫時號二陳再召為郎氣節突厲權相滋患之忽託告以歸四請祠官堅卧不起卜居武康之前谿泊乎無營會新安當上朝廷假奏事起公既至則主爵司宗侍經代言守正不阿物望逾美會寶慶初政言事者連拄權臣輕

者鐫免重者追褫竄流以訖于死於是正人屏息權燄益張公愀然憂之與從臣一二同志者居中調護雖幾微不見於面而隨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故予嘗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潔身爲貴而孟子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必去爲諒然則公决去於爲郎之前而遲回於記注之後是孰爲失得邪及觀易之爻象而翕然有感焉且易之初上一陽一陰者凡四姤復夬剝是也姤之四應初夬之三應上蓋

以陽應陰於内此不足言也而夬之九三内應一陰獨行遇雨若濡聖人慮其取忌於羣陰也則有壯頄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一陽中行獨復聖人慮其孤立而無助也則斷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爲而孑然自奮獨爲陽德之助此惟道之從利害皆非所計也然則枋臣擅朝知藏瘵在之日而公周旋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終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者不寧惟是權凶尚熾公已密勿乎正

邪之辯親政方新公又能導達乎中外之情葢又有人不及盡知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於公見之是宜銘銘曰

孰憒憒以茍容兮獨孜孜以守公孰耿耿以逢郵兮獨休休而處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心之正通乃濟吾道之窮介而安奚恤乎久外通而益奚嫌乎居中況積氛之解駁而大明之昭融人方望治天遽奪公將信眉於鬱鬱卒賚志於夢夢千古之恨一丘之

封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贈正奉大夫師君墓誌

銘

予分閬東川與眉彭山師祖敬爲僚一日袖編書拜手言曰此吾大父夔州府君事狀也府君没于紹興二十二年六月某日葬以明年十二月之某日墓在彭山縣武陽鄉昌樂里久而未之銘也幸事先生敢以爲請予幼讀杜起部蘇文忠公詩於師氏注釋明辯閎博心竊

好之曁守眉閘邦人道鄉之宿德耆齒必師氏瞻在焉
蓋其好德植善動矩前哲雖位止監州而子孫曼碩世
其書詩爲郡大姓是可無愧于銘雖然古之爲碑以識
日景以節賓揖以麗祭牲而墓之有碑則屬綍下棺由
漢魏而來廟墓皆刻詞其上事既戾古矣雖然猶可以
義起也今而祖之塋於今幾五百甲子其于銘碑之義
也何居從而謝焉祖敬援近比以請踰年弗已其弟遇
又申請會予被命東歸檥舟虁上爲卒銘之師氏以唐

某道總管元義爲祖自總管之子逮始居彭山曰仲瑄曰順曰適君之三世也贈右奉直大夫母范氏贈恭人君十歲喪父受教於兄羣頴異彊記十八試成都學官文冠輩類聲籍甚王賢良當父執也深所器重至以徐穉方之崇寧闕年嘗與州貢奏名禮部蔡京枋國惡太學上書排巳風失志者許取士濫命覆試君在汰中政和八年以上舍擢第調京兆府兵曹掾兼工曹自帥臣諸使表章牋記一以諉君曰不出師掾手不可用亡何

罷去諸公惜之交辟不報主陜之夏縣簿改監京兆府
税尋教授延安府會省員改調乾州奉天縣丞未上改
教授鳳翔府諸公往往乞文於岐下前後交薦者數十
人會五路被兵君移疾歸逾年監漢州税趙公開總蜀
餉改辟成都府等路榷茶司幹辦公事總領四川財賦
所主管文字趙改㓂茶鹽酒法餉陜軍峻法盛氣持其
下幕屬布郡縣作威勢獨民瞻退然其間曲爲之解弗
可則持置郵毋遣以俟其平人多其長者君嘗在京學

與秦檜有舊及紹興當國鞫宣撫使鄭剛中獄以美官
誘君將陷之不道君力明鄭寃旬月間釋因徙三百餘
人鬚髪盡白留鞫所待報因得註蘇氏詩爰書旣上大
拂秦意故爲餉屬者奉使典州以去公獨回旋倅貳以
終其身通判夔州成都府所事皆大官決剖無所顧畏
長嚴憚之再丞夔州楊文安公提點本道刑獄檄攝總
制司幹辦公事盛夏以職事至恭州病暑卒始四川制
置使席大光益與趙不咸君坐奪官席悔之介君之從

兄衛尉卿騏諭使造己君弗往也趙之卒塟故吏惟君
視窆李璆帥戎都與茶馬使韓球交惡君於李爲貳於
韓客也介然靡所附離嗚呼自教衰俗薄士喪常心以
勢利去留爲叛附以事功成敗爲是非以風指愛憎爲
曲直人之賢否事之虛實不暇問也列禦寇以仕衛爲
嫁於衛蓋挈此身以依於人猶女之從夫之死靡他不
可以回遹顧望也動於金夫棄垣鑽隙則豈惟父母賤
之兄弟姪焉亦將無以自容矣觀於師君之言行不爲

勢撓不為利回不當表之以勵衰薄邪君幼孤事兄如事父給姊妹之貧者為任其婚嫁仕四十年田宅不長尺寸罷成都裒俸餘市書數千卷以歸幼耆學至老不倦自杜蘇詩注之外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積階至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娶同郡唐氏朝議大夫某之女先君十五年卒累贈碩人五男子懿以子貴贈朝議大夫曄為族父後終廸功郎闕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𢘅終文林郎成都府司理問淳熙五年進士終朝奉

大夫知資州闕終承議郎致仕二女子長適成都范仲轂幼早卒孫男七人祖慶終朝散大夫知崇慶府祖同未仕祖敬舉寶慶二年進士見任承議郎通判瀘州新知富順監過舉紹定五年進士次祖文祖訓祖行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十三人溥故儒林郎利州撥運茶庫澈曾簡曾寛曾立曾愿曾毅曾諒曾廉曾直曾操曾孝曾邵曾孫之子二人挺承直郎綿竹縣丞抃文林郎合州推官銘曰

匪仕伊利不明其德厲氣馮炎操之孔棘情一鄉背
謀戚間郤手一高下是圜非戍反是惟君德義斯則
如川之原孔厚且碩啟佑厥後終古弗息

太令人程氏墓誌銘

吾友家朝南過予言曰大酉生六年喪母史恭人又五
年太令人程氏歸于我先大夫又十有七年大酉舉進
士又十有七年而先君卒哀哀此生所恃以紓無疆之
恤者以有母也今又大棄諸孤昔者母史之葬夫子辱

銘之令弗敢他請也予嘗觀於喪服經傳凡君子子於師母慈母保母皆在小功章而不慈己者服緦若母之喪父在期父卒三年惟因母與繼母同且曰繼曰慈曰師曰保皆非己出而繼與因等其傳曰孝子不敢殊也而釋者曰繼母配配即髙片音泮分也合與母無别是則然矣而謂人非母不生不幸無母非繼母無以生矧子事之如腹己母拊之如同氣是尤人之所難若曰念母之片合而不敢有殊是則為廹於義之有制非本諸情之

不能已也觀於朝南之子母而尤信朝南之狀曰太令人諱曼卿字子華曾王父衛尉少卿贈金紫光禄大夫諱之元王父朝散郎諱庭父廸功郎諱敦謹先時衛尉與蘇文忠公爲親且友元祐同朝文忠詩所謂時聞小語說蘇程是也先大夫早寡我王父念諸孫不可無母謂王母蘇夫人曰誰宜爲婦必此族也太令人不逮事舅而執喪祭奉姑章盡禮先大夫教子自離經辨志而上口教指授卧起與俱大酉少壯粗見頭角太令人喜

爲加餐每講習至夜艾必問其寒飢而燠休之大酉筮
仕昭化親年五十不知劍道之艱脫選西歸調官益部
以便奉養至是男女嫁娶閱二十年始畢諸孫嶷嶷然
粗不爲親憂而吾父已不待養矣廬墓三年不自意全
南海崔正子與之制梱四川致之幕府達之朝著太令
人皆就養焉崔公愛其子以及其母亟問亟餽牲幣藥
石交至大酉待罪匠監而弟丙仲以訃聞不敢白母力
請外補明年三月始得知簡州以歸親黨迎勞太令人

問弟無恙不知所對則曰已矣乎哭之慟既而以義割愛曰修短命也吾老矣安能戚戚不解以爲汝憂乎歲生辰上壽必愀然曰而父不及見吾安能獨飲此酒退又言史恭人勞而不食吾愧之名義根於中而發於言足以興起人心今年太令人年八十婦子稱壽孫曾扶攜賀者填門太令人曰吾年如此東遊吳會西徧四蜀五被上恩不啻足矣言若喜而實可懼也太令人氣稟堅耐少疾若自丙仲夫婦之死幼孤滿前劬躬覆幬十

年間為之憔悴大酉請間曰丙仲之諸子將冠笄矣願
母少寬母頷之秋七月大酉被命奏事即援親年控避
八月壬午置酒爲壽尚懽忻夷猶如平生未浹旬得脾
疾九月癸亥疾劇不可爲矣先是母忽忽語及殯斂之
事家人驚愕母曰死生常事也又戒喪紀毋得踰舅姑
毋多設浮屠老子供又云女父母葬青城縣召遠鄉盍
泝江徃從葬焉大酉痛惟先人之敝廬在而吾母不得
哭於斯也乃泝涪陸出眉脫輴牗上端平二年九月癸

酉以遺令祔先墓太令人孝友勤儉服澣濯之衣至老不衰就養三州雖幄巾之事悉屏弗御聰明有識慮官居外言不入梱閫利害罷行則毅然見於詞色簡地救荒首教之曰流莩當散不當聚大酉於是量地遠近為之期數日而來授糧而去凡累月無一疾殣全活以萬數其餘訓敕若此者不可殫述嗚呼了翁與朝南為三十餘年之交每見其閨門肅穆母子怡愉不知其有先後之閒也迨得罪南遷為史恭人誌竁然後知大酉鞠

於繼母然而數十年間無一間言人至於視己子如一
未足異也視非己出者人莫能名其薄厚則緼諸中者
可知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吾於程氏之子母蓋兩賢之乃爲序
而系之銘大夫以子貴贈官至朝議太令人以慈明殿
慶壽恩自恭人進封大酉以朝議大夫直保章閣知遂
寧府次男震已薦于鄉父命爲某人後季曰丙仲三女
子嫁張子辰次迪功郎孫景舒次蘇丞孫男七人燉翁

紹定二年進士從事郎新成都府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坤翁迪功郎監普州商税鐺翁森翁嘗舉于潼川路轉運司必達必祥潘翁孫女四人嫁鄉貢士高斯衢將仕郎袁揩餘二人許嫁未行曾孫男女二人外孫二十四人銘曰

飭已靜淵秉心均壹相夫鬻子宜家兟室瞻前無靦垂後有奕為婦為母匪斯奚式

蔣恭人墓誌銘

昔人言積善有餘慶者必曰家言興仁興遜者必曰家家云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一不盡其道然後志叶而事修聲和而氣感無小大貴賤習成矩則心改形化熏爲吉祥曰慶曰仁非自外致也雖然又當謹於卜昏之始蓋男女之片合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家道之替興係焉吾觀於恭人蔣氏之狀而尤信恭人諱季荃世爲靜江府之興安人曾祖熙皇任承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祖允澤皇任左朝請大夫知邕州累

贈中奉大夫父礪皇任奉議郎通判邕州妣孺人呂氏致堂先生胡明仲銘奉直公墓謂蔣氏出蜀相琬後爲衣冠鉅族按家譜在唐有諱重者守零陵其嗣自零陵徙興安至奉直十六世矣奉直宦學有聞彭忠肅公鎮江陵首辟爲屬沒爲誌墓恭人生長見聞閑敏而嚴重奉議有上氣疾遇寒彌劇恭人侍膳服起居惟恪事母亦得懽心先是朝奉大夫豐城李先生修己教授江陵府奉議爲令復又一再聯事湖湘間好益密先生喪元

配盧氏以恭人繼室𦂳弟四人聚居數百指恭人之歸
承順調虞無幾微薄厚元妃有男義方甫冠女未笄字
之均一人莫名所自先生早從諸儒先講學治家循古
法尤謹奉先恭人始至升降餽奠閑於禮昧旦而肇事
質明而竣無敢不肅歷四十餘載如一日嗚呼以桂永
名家兩邕州爲父祖長而歸諸先生所交皆天下賢士
而又與青江彭氏迭爲昏姻生平耳目所接造次禮法
宜其爲女爲婦爲母鍾爲餘慶形爲仁遜足以範今詒

後也始義山生十年而大夫没以屬恭人曰此子極力
誨之俾有成立於是歲聘賢士為之師時屬所親察其
進否每訓之曰自吾家邕州兄弟與吾仲兄暨汝之二
父皆以儒學發身有聞于時善自勉無忘汝父垂絶之
言義山踰冠擢進士乙科傷先生之不及見及試吏恭
人誨之曰仕以廉勤為本邕州雖俸入亦不盡取于湖
張公孝詳甞書而刻之石曰清廉將德施汝外祖若汝
父一介不妄取予小子識之義山仕衡日嘗以刑獄司

檄往常寧世忠峒諭冦人謂戶曹且蹈不測恭人徐曰彼自内訌豈庸釋憾於官乎居數日二峒果退聽人服其識先生仕無私蓄而友愛兄弟賙䘏婣族不計有亡恭人毅則先意没則成志中年嫠居内閫外侮處之自若聞人嘻阸如疾痛在己紹定二三年間里人艱食命計口登其日糴之數厥直視登場時雖他鄉價至倍差卒無所增益性儉勤食不兼味衣屢澣無斆先是大夫爲郡俸入寢優不改其故未嘗晏起尤好潔清常言燕

二者吾以占家道之興衰晚歲猶親細務寒食日遣子姪省墓躬濯溉恩庇姐如他日忽寢疾七日而終實端平二年三月丙辰也春秋六十有七義方以疾倦於仕義山為奉議郎知贛州贛縣事女適訓武郎前監潭州南嶽廟胡維萬將仕郎孫演進士蕭為己將仕郎彭泫適蕭彭者將出也皆先卒恭人以先生貴三遇明堂恩封宜人紹定四年又以慈明宮上壽益令封端平三年二孤卜驥山之陽何林之原將以十月丙午奉柩窆焉

先事屬忠肅公之子今廣東提點刑獄彭鉉狀恭人行治以求銘於予忠肅與大夫同年舉進士爲道義交故恭人之婦道母儀三族皆能道之後又彭李迭爲昏姻故今彭侯所書皆得諸觀聽之實是宜銘銘曰

易繇家人女正是利詩歌祚嗣歸諸女士士則身修正則家治吁嗟恭人視此亡媿

墓誌銘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公

公諱彦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嘉定九年了翁與公分乘使傳于蜀道爲忘年交上踐阼踰月召公及真公德秀鄧公應龍公以明年二月入見又得同侍上左右公嘗經帷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取士章聖選官皆以德行爲先乃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凡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狄之鄷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小人本非才也了翁

聞而嘆曰義理之不明久矣程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然後知無不善者性也可爲善者情也苟無其才則徒善不能以有行又嘗以是觀諸近世先正大老以誠心實德綏靖家邦者才也以正學卓識統承洙泗者才也以深醇爾雅丕變文弊者才也若口道先王語而聚斂以剝下深文以殘民開邊以殄國如王呂章蔡而尚曰才之云則吾曹公之所恥也公以孝友著于家以忠信得乎朋友以豈弟行

諸郡國以忠忱格於君父嗚呼公之所謂才非公不足以當之公之先避唐末之亂繇宣之南陵徙都昌之龜山自龜山後十有二世皆以經行稱於鄉曾大父克大父禮敦皆績于學不仕父興宗故左從政郎鄂州司理參軍累贈光禄大夫妣黄氏封太安人贈齊安郡太夫人公少邁爽六歲而孤知哀戚年十八再與賓貢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建平尉丁齊安憂服除調桂陽軍録事參軍改辰溪令未上又辟司法參軍改宣教

郎知饒州樂平縣秩滿入都會擇邊守政府以公應詔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開禧六年以前詔差知澧州未及上明年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以湖北宣諭陞宣撫京湖西北辟公主管機宜文字其冬敵圍襄安遊騎至漢陽軍盜賊蔽野而軍闕守以公攝事至軍未幾敵大入棗陽信陽而襄陽將帥内自相戒公絶江見薛勉以持重捜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黨仲昇俾將宣撫司軍屯郡城十一月乙未敵兵重圍安

陸辛丑遊騎闖漢川公授觀方略俾漁者拒守南河十
二月丁未朔敵騎至南河之北觀逆擊斬其先鋒敵造
戰艦觀火之大軍繼進自十二月辛未至三年正月丁
丑朔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敵自是不敢近漢陽時安
陸被兵已久羣盜蠭起公命仲昇禽擒捕皆駭散三月
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即授漢陽守文公紹節代呉公獵
爲宣撫治鄂兼領江陵公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
隨而德安安矣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安守安而黄安矣

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守襄而光化安矣且言沿江師少和不可恃又謂京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以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今若順腹心臂指之勢則宣閫不當兼江陵若都統制任襄則副都統當在江陵所論皆切中事機嘉定改元詔求言公上封措陳剴切會紹節以公政績聞詔任滿與監司差遣八月除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會鄂州與廣總領財賦皆闕以公攝事首劾貪吏罷廂官

受訟還富民椿糴之穀勸以減價出糶免獲場經量悉歸諸民蠲米穀薪炭之征歲不下數萬緡代償前官市物緡錢以舟運敗者千數株連瘐死公取開禧二年以前負者悉蠲之餘各有差先是公初領常平事每以湖北旱蝗爲慮亟言于朝丐糴以備春旱又乞假鄂帑官緡以貸下戶種糧明年旱三月公由鄂還治常德下教列郡選僚屬二人興發勸分具有科條澧州奉行不虔逮吏鞫之一道皆聳十月改提點刑獄十二月改湖南

路轉運判官先是開禧三年盜起郴而桂陽吏不以實
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絶盜窟其
間江西羣不逞相挻而起東踐吉安西逼郴衡南躁
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盜區朝廷調江鄂軍降勑榜捐
官資緡錢各捕渠魁累歲不得要領而江西專以招安
請盜詭降覆出朝廷患之公以壬午被命甲申上道三
年正月庚寅朔須漕事于益陽時賊已破安仁茶陵桂
陽三邑逼攸縣長沙洶懼公親至攸督運人心乃定會

師去以公攝事朝廷下江西招安之詔于師司公謂犯
衆怒損國威持不可三月除直祕閣知潭州荆湖南路
安撫公規置稍定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李新敗死
李如松鍾安誠李文傑稍稍出降時郴盜李孟一謀攻
桂陽公趣屯命諸將分禦賊知有備乃閒道突韶之樂
平公命守隘俟其歸越二日賊夜登百丈嶺以遁公移
軍壓之賊大潰官軍焚其棚遁入頂頭寨又圍之渠率
李元礪率衆數千來援孟一先是羅世傳與元礪有隙

密請于公乘其出穴而攻之公録賞格以報而供其乏
世傳果擒元礪以獻公以除夕還長沙四年正月庚寅
復出督戰二月戊午破頂頭寨生擒孟一餘黨悉平世
傳恃功桀驁池州都統制方深交之欲委世傳盡統前
後洞悉撤湖南江西兩路之戍公固争不可寀士不悦
九月世傳猖獗如公所料公白于朝俾許國糾合前後
洞丁討平之公以衡之水口郴之青要桂陽之上猶皆
要地而闊遠不相應援朝廷用其議析茶陵桂陽郴縣

諸鄉置郵資與桂東三縣移潭衡州禁軍闕額衣糧以
召募士丁省冗員以選辟令佐至令便之以功進直龍
圖閣五年春以吏部郎官召而謗書浸聞矣六月上印
還家先是時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已而盜起躪吉擾
潭遂以公與王公居安代二郡守盜平第功嫌不便於
前人故二守之賞不及而歸後反以煩言罷免此於公
奚損而朝廷黜陟之權病矣公慶元間由龜山徙居南
康城下既又得地數十畝於城東三里外爲圃曰湖莊

築室讀書罕至城市時寧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
功二年無一字至廟堂此豈競進者耶七年忽被命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八年以元職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
知利州明年關外糶食公先以本司所儲減價盡糶又
輟緡錢賑贍勸分免役通商蠲税㔾僧牒于朝告糴于
隣路以濟公憂蜀邊著病大議以風大抵謂制總節制
三司權分而議不一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
事領帥權者當近邊境當擁親兵有兵權者當領經費

當寛用度其他如訓忠義𡙡閲探條理甚詳厥後四川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財異掌卒莫能合是歲秋命董四川類省試訖事以病求歸十年二月差知寧國府尋命守瀘州而公已出峽八月差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會江東西大旱公入覲罷吉撫州糯米糴本鹽鈔不以賦民遣吏鬻之淮東糴及時而民不病十二年蜀邊被兵朝論以病夫議善識時務且因蜀人之思五月乙未朔除大理卿壬寅除權戸部侍郎公力辭未報六月

辛巳除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公體朝廷選用不敢禮辭乞赴闕奏事不報再移書廟堂請對權相憚其來八月甲子朔改知福州公且行且辭十月丙子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公再上祠請乃得提舉亳州明道觀十四年冬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明年正月朔除煥章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洎上訪落以公爲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三辭不獲命謁告踰月寶慶元年二月入對首勸上講學防近習秉閤次言當以慶

歴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卒言祖宗愛民之意上通于天宜救邉吏不當效尤黠寇結怨吾民上嘉勞再三會下詔求言公封章言給舍欲正君臣之分而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時朝廷方以言爲諱故公及之九月兼侍講未半月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年六月謝病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神佑觀兼侍讀公求去愈力三年除兵部尚書力辭不拜四月除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勸上以修身講學爲要獻唐張藴古

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坐右且奏求言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歛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縣橫歛無可疑者時權相専忌人以公言爲難公又奏强寇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上顧問五者何先奏曰稽衆爲先是日經筵進讀高宗寶訓徹章公辭錫賚弗許辭常德之命又弗許五月再提舉嵩山崇福宫公還

故居之上隴賀賜金會宗族病弗已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姦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病革遺令歛以布素不含珠玉不用巫覡浮屠三月而葬文言自陳致仕不可叙閥閱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卒于正寢年七十有二明年三月己丑諸孫奉柩葬于都昌縣匯澤鄉櫨田之原 公自卜也卒官大中大夫職寶章閣

學士爵都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詔以華文閣學士
通議大夫致仕遺表聞詔贈宣奉大夫官其後二人公
元配蕭氏國子祭酒禮部侍郎之敏之女先四十有五
年卒累贈淑人繼室黃氏通判潮州瓌之女封淑人子
男五人士充早卒士況宣教郎新知岳州巴陵縣事士
規故儒林郎寧國府太平縣主簿後公三日而卒士充
承務郎新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兼烟火公事士
冕承務郎女三人長適成忠郎前監寧國府涇縣酒稅

牛斗極次適同郡陳曦幼適湖口蕭九式長次女皆先
卒孫男八人女二人公篤實仁愛出於天禀其為政精密
務盡理道所至抹荒邺菑蠲逋己責寛酒摧裁商征察
廪庾謹儲糴苟利於民如己渴飢至議役法尤切切注
意所爲條教皆通疏縝密可爲法嘉泰都城災公上書
時相乞寛黨禁人所難言公之行師專以勝殘去殺爲
本封章奏篇必以殺平民戮降附張虛捷爲拂天理絶
民望失祖宗仁愛之德非痛革此弊不可以祈天永命

自漢陽乘邊惟行此志二年湖南所誅惟各捕首惡十數未嘗輕戮一人方賊未平增捕生之賞䀑舊十倍或謂斬級亦當立賞公曰此非蠻夷比朝爲峒冦夕爲省民吾固欲生之耳故首惡旣慴脅從易散公才禀素高輔以講學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爲白鹿洞書院諸生後十四年見文公於長沙入述所知行而請益焉其師友淵源蓋如此是以理明行修出入中外垂三十年人以其進退爲時重輕考諸近世名卿而觀公之所

成就信乎公之所謂才者矣平生所著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藁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藏于家公殁之六年士況郎予書曰無禄先君即世墓之石未有以銘也大懼幽潛未昭將諸孤死且不瞑莫如子也知我父者敢流涕百拜以請予每嘆昔之人選於衆聽於國人旁蒐一世之才僅濟一世之用而且凛乎有不給之慮也後世俗薄民散才既鮮少又率以黨論迭為僨興一則常以其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

而小人雖間不肯久也三則棄之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老疾交侵之後 闕

鶴山集卷八十七